

“监控”老家

◎刘德凤

前阵子,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跟我说她好久没有看到外婆了,问我为什么不给外婆配一部智能手机,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视频轻松地看到她的样子。我问女儿是不是想外婆了,她点了点头。我告诉她,外婆没读过书,不认识字,智能手机给她试用过,她学不太会。

也是,这些日子忙于工作,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带孩子回家了。虽然经常打电话,但母亲当然总是说她很好,叫我们不用担心。

和朋友聚会,无意中聊到这个话题,一个朋友提议:“给老人家装一个监控器吧,很方便,随时随地都能查看老人的情况。”我担心老人生活在我们“监控”之下,心里会不情愿,毕竟谁都想有个隐私。朋友说给老人装监控,一是防贼;二是可随时查看老人的生活情况,以防不测。她在老家装了好几个摄像头,这时打开手机给我看:屋子里里外外都看得一清二楚,此时她老妈正在看电视,发现朋友在看她,老人还对着摄像头跟她说了好一会儿话。

朋友告诉我,前一阵子,她从监控里看到母亲走路姿势不对,追问后母亲才告诉她腿有点痛。她赶紧带母亲去检查,发现是风湿性关节炎。要不是无意中发现,她母亲肯定忍着不说。

其实,在能清晰地看到朋友母亲的样子时,我就已经动了心。我的母亲也和这位朋友的母亲一样,执意一个人在乡下生活。我也老是担心她摔着了、磕着了,或是身体有什么不适不告诉我。现在看来,“监控”母亲很有必要。

我跟母亲说了装摄像头的想法,没想到她非常赞同。她说每天晚上都担心有人来偷她养的那些鸡,装好了,屋里屋外到处都能看到,她也放心。她还说村里有好几家已经装了。我立马联系,约好了亲自赶回老家,装了3个摄像头,一个在堂屋里、一个对着院子,另一个在杂物间,正对着母亲心心念念的鸡棚。装好的第一天晚上,女儿回到家,我打开手机,和她一起查看监控界面,女儿和外婆聊得很开心。而我也终于放下心来,母亲做什么我都知道,她是否按时吃饭、有没蛮干,我一清二楚,再也不用瞎想了。

有一天晚上,我正查看监控时,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进了我家的院子,我对着摄像头大喊了一声,母亲听到声音出去察看,那人掉头就跑。这件事让我心有余悸,赶紧让母亲养一条狗,即使有了监控,还是加上条狗会更安全些。

如今,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观察老家的情况,每天晚上我们会跟母亲聊一聊天家长里短,告诉她这几天的天气预报,提醒她增添衣物。母亲也会根据天气情况播种栽苗、整理家务。家里装了监控,让我们和母亲的联系更多了。母亲也对这个新事物充满了兴趣,常常对着摄像头看看去,我忍不住喊她一声,她竟像孩子干坏事被抓住一样急忙跑开……

看得出来,母亲也很安心。



投入

◎李霖

老年可期

◎辽溪

从蔡澜先生的书《老了依然可以谈谈未来》里可以看到,作者七十有余依然活得有声有色,依然还在谈着未来,这和我父亲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父亲在单位是个领导,前些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,我们一度很担心他老人家不适应退休后的生活。轮换着天天往家里跑,陪父亲聊天解闷。没几天父亲就发话了:“你们不用担心,都忙去吧,别老陪着我,有你妈给我做饭就行了。”我们背后和母亲说:“把老爷子带出去走走。”父亲一辈子听母亲的话,说走就走。一个星期后我再见到父亲,他老人家已是一身白绸练功服,出门一转,有点衣袂飘飘的味道,原来父亲已经开始练习太极拳了。

父亲说,退休后的日子更有意思,无官一身轻,没有了工作的压力,可不快活。

生活中很多人对老去是有恐惧心理的。蔡澜在书中说,为什么我们对“老”有那么大的恐惧呢?皆因那些孤苦伶仃、行动不便的人给了我们一些印象,以为大家老了,就会变成那个样子。但老了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,其实还是取决于自己、取决于现在。年轻时要不断地学习,但不要过度透支身体,中年注重养生之道,让大脑随时被新鲜事物充斥着,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,并学着如何愉快地变老。

仔细想来,学生要成绩,点灯熬夜;年轻人想奔事业去,不拼不行;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,都要操心,最累;唯有老年阶段,子女大都成家立业,没有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,生活可以无忧无虑。

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,父亲每天打拳、养花、钓鱼,还学习游泳,恢复了童真的本性,我们都觉得父亲更

好接近了。母亲的愿望是到名山大川旅游。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,老两口打算在旅游淡季里到处走,也不跟团,这样可以随意而为、不受束缚,不用和别人抢机票、不用和别人排队看景点,镜头里除了风景外不会有拥挤的人群。春天他们已出去试游了一次,母亲很开心,父亲更高兴,唯有一点令他们不快,那就是体力不如从前了。不过他们很快就乐观地解决了这个问题:量力而行,咱们可以让旅行慢下来。

我们几个想表达孝心,给父母换所大房子。父亲不干了:“大房子有什么好的,卫生都收拾不起,我可不想整天为它服务,而且家里只有两个人,现在的房子挺好的。”

父亲说,他现在觉得老去并不可怕,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美好的,都是需要用真心对待的。忽然有点羡慕,不由偷算还有多少年,自己才能过一过如此惬意的生活。

惦记父亲的摊烧饼

◎杨红兵

寻常人家,简单烟火,却是最大的快乐与最纯粹的幸福。想吃父亲的摊烧饼了!回家一说,老爷子马上行动。

哦!忘了说一下,“摊烧饼”是我们老家一带的俗语,此烧饼不同于街上出售的彼烧饼,做法不同,味道也各有千秋。

老爷子在面粉里倒进一些水,一面念叨“这有啥吃头”,一面轻轻地搅和着。老妈将火烧旺,锅中的油香缓缓散发。老爷子用铲子将热油在锅里转了转,说“得将油匀开,等会才能不粘锅子”。沿着大铁锅的三分之一处,他迅速将大碗里调好的浆水倒下去,手臂稳健、动作敏捷,随后,用铲子将面皮在锅中匀称地铺展开来。一股原始的麦香和着香油的味道,在室内扩散弥漫。摊烧饼在锅中慢慢地成型,白色的面皮微微呈现金黄,香味却更浓了。

“火小一点、小一点,要焦了。”

“火嫌小了,要大一些,面皮要往下塌了。”老爷子不时地提醒老妈,随后,迅速将面饼来了一个大翻身,再煎到另一面也金黄微焦,就赶忙用盘子盛起给我。我急忙夹了一块,老妈说:“等稍微凉一会儿,烫呢。”我只好象征性地吹了吹,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。烧饼微酥又略韧,不油不腻,轻轻一咬满口生香,我此时的感觉就像《明湖居听书》里形容的一样:“就像吃了人参果,三万六千个毛孔,没有一个不舒畅。”我不由得咂咂嘴,老妈有点嗔怪:“这么大的人,也快50岁了,还吃没个吃相,掘港没有这么好吃的吗?”是啊,掘港还真没有这么好吃的呢,外面不管哪里,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吃的家的味道呢!

我一边想着,一边不知不觉地解决了第一锅烧饼。老妈有些疑惑:“你不是说昨天在掘港你还自己摊了烧饼的吗?”是啊!我昨日自己

也摊了烧饼的。可是,那哪里能够叫作摊烧饼呢?!我是用电饼铛做的,虽然火候不需把握、过程不要关注,搅拌好面粉倒入自动成型。可是,那充其量只能是叫煎熟的面皮,形色幼稚、口感拖拉、硬而不脆,简直味同嚼蜡,实在属于无可奈何时聊胜于无的充饥之物。

稍后,老爷子又将一锅新起的摊烧饼切成条块状,佐以豌豆苗制作的咸菜,热锅急炒,霎时芳香满室。大吃一口,与刚才那一锅的口味相比较,仿佛是素面朝夭与粉黛略施之不同,又如同“黄酒之与白干,稀饭之与馍馍,鲈鱼之与大蟹,黄犬之与骆驼”——风情各具,魅力自成,但终究是“怎一个好吃得了”。

其实,我贪恋的又何止这一些!

父母灶台前,所谓“体检指标”随他去吧!所谓“三高预警”随他去吧!所谓“健康饮食”随他去吧!父母面前,我愿永远是一个饕餮的孩子!